

名家讲堂

小说与散文应该是趋近求同的



张炜,山东省栖霞市人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2020年出版《张炜文集》50卷。作品译成40余种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猬歌》《外省书》《你在高原》《独药师》《艾约堡秘史》《河湾》《去老万玉家》等23部;另有诗学专著多部、诗集和长诗十余部。作品获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、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、茅盾文学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、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、京东文学奖、中国长诗特别奖等。

□张炜

什么是散文

大致来说,我们平时写的日记、书信,甚至通告和启事等,都可以算作散文。

事实上,散文这种文体对作者的局限确实是最小的。到底什么才是散文?一般认为除了一些情节性的虚构作品,除了戏剧和诗以外,大半都可以称作散文——广义的散文。因为散文的范围太大太广了,所以有人曾经提出了“艺术散文”这个概念,认为只有讲究艺术性与文学性的、描绘和抒发性的、结构严谨的记叙文字,才算是“艺术散文”。

这种划分有一定道理,似乎可以看作狭义散文的定义。但是这样的划分有时也会使散文在理解方面,多少偏离了它的本质。因为谋篇之用心、法度之严谨、词藻之讲究,又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散文艺术的要旨。自然天成、朴素和真实才是散文的最高境界。历史上留下来的一些散文名篇并不是计划周密的文章,也没有写作“艺术散文”这样的概念,结果却成就了最高的散文艺术。

古人的一封辩白申诉信件、一篇自白书、一纸叮嘱后代的言论,都成了代代传诵的美文。它们谈不上是构思精密、文法周备的技术主义范本,它们优异是因为写作者的心胸气度本来就高,文化素养非同一般。一句话,它的好是从生命本源中流淌出来的。

从这方面看,“散文”是什么可能就好谈一些了。它大可以是生活中的一些实用文字,也就是说,之所以要写它们,那大半是为了使用的。

说到使用,日记、书信、讲演之类好理解,那么抒情的、记叙山川风景的文章呢?后者也可以是“使用”的。因为作者的情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,不倾吐不行。这种抒发也是一种“使用”,而且是一种关乎生活和生存的大“使用”。所以说,从实际使用的目的出发形成的一些文字,往往会收获最好的散文。而我们以往对散文的理解正好相反,认为刻意构思出来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。这是对文学本质意义的曲解。

写作的基础

散文写作是整个文学写作的基础。回顾一下,我们在初中时就学习写记叙文了,这就是散文。如果一开始就练习写小说和诗,那会更加不得要领。散文写作就是这样的基础训练,先要用文字把事情说明白、把句子写通顺,也就是所谓的“文从字顺”。这是很困难的,可以从学习的漫长中看出来。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写散文,可是直到几十年后,要写出一篇好文章还是那么难。这里,平时说的“文章”,就是指散文。

就小说家而言,他所倚仗的最基本能力,还是从小时候学习的散文写作的能力。因为小说中的大多数篇幅都在叙述事情,这就需要一种生动简约的表述功夫。小说家有两大功夫:一是记录实际事物的,二是想象和发挥的。前者直接需要散文笔法,后者则需要将想象的事

物绘制出来。小说家许多时候要有新闻记者的素质,即能够直接记录社会现实生活场景,这有点像通讯报道。这种特质再加上想象变幻的艺术手法,二者叠加在一块儿,交错使用,也就形成了通常的小说作品。

当然,即便是直接记录的文字,也仍然要有独特的个性,这与写散文也是一样的。质朴的文字不一定是僵化无趣的。质朴首先就是个人的本色,而不是重复别人说过的套话。小说中想象和记录的部分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,而是无时无刻不在交织的状态。准确地状物叙事,把事物以简洁生动的句子表达明白,这是最起码的,也是需要花费长时期的磨炼才能做到的。

小说、诗歌等文体表面上花样百出,其内部倚仗的仍然是散文的功夫。散文的文字调度手法宽阔如海洋,应有尽有,并不是单调平直的。它在小说的局部会根据需要改变面目,但无论怎么改变,也还是散文的文字调度技巧。小说家和诗人要有一些特别的词性和词序的安排,它似乎是不同于一般的散文写作,但这种安排一定是建立在对词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。

一个糟糕的小说作者不太可能会是一个高明的散文家,反过来也一样。一般来说,好的小说家一定会是好的散文家,而写不出好散文的人,也不可能具备创作好小说的能力,同样也写不出好的诗歌和戏剧。这是因为抽掉了文学写作所需要的基础——基本的和正常的表达能力。

现在的流行看法是,如果一个学生的数学、物理功课不好,那么就应该选择文科。或者说,一个文科特别好的人,往往数学等方面是不太行的。这真是极大的误解。其实文字的使用需要的逻辑能力比一般的数学换算还要更强,它简直无处不在。一个好的小说家要有很强的逻辑能力,搞文科的人,只要能够走得远的,他的数学和物理也必然会是很好,如果他的逻辑能力一团糟,那么他一定不能成为一名好的写作者。这个道理很简单:哪怕极短的一篇文章,从头到尾写下来,都需要经历无数次极端缜密的判断。

作文贵在质朴求真

作文贵在质朴、求真,有的人写文章喜欢用华丽的语言,这大半都是稚气的表现。现在报刊上的文字,有相当一部分是初级的写作,但由于传播的频率和范围很广,很多人耳濡目染,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损害。这样时间长了,阅历短浅一点的人就会失去对语言的基本判断力。

一些套话是应该尽力回避的东西,这是学习写作的原则。再就是过多地、不适当地使用一些书面语,对语境不管不顾。有些漂浮的书面语读了只是在眼前轻轻掠过,没有具体的分量,沉不到读者的心里去。表面华丽的词语是廉价的,因为它们不需要寻找,就搁在那儿。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才感人,因为它们是经过心灵过滤的。最常见最普通最不时髦的词汇不见得就不好,反之也一样。词没有不好的,就看我们用得好不好。

汉语中最有力量的词是名词和动词,它们是语言的骨骼。语言的虚浮臃肿,主要原因是形容词之类的用多了。句子像人一样,要减肥,要干练,这才出线条,才帅气。追求美,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只是没完没了地抹化妆品,只会适得其反。

有人误认为散文与小说不同,是需要搞词藻比赛的,这非常错误。什么文体都是简洁而后生动,朴素而后华丽。

在文章中,使用一个触目的偏僻的词,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事情。这就好比一个硬块来到了语言的水流里,需要更多的浸泡才能融化一样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避它,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。

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是小时候带来的。从开始学习作文时,老师就千方百计让我们用词,用上一个成语、一个词,老师就画一个红圈以示表彰。为了得到更多的鼓励,我们也就绞尽脑汁往上堆词。小学生的行为,却会保持到成人时代。如果我们更早地遇到一个老师,他告诉我们自然朴素的重要,告诉这样才能走到文章的高境界,那会多好啊。这样就不会以辞害文了。

真正的文章高手都是挺倔的人,他们心气高,平时不会采用被人频频使用的时尚套话。人在作文这种事上,最起码要有自己的语言方式。

从大处着眼,人生其实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已,有起承转合,有段落,有主题思想,也有开头和结尾。散文与我们的个人生活也许贴得最近了。改变语言方式,可能从写散文入手是最合适的。

作品赏析:诗歌

探亲北归

□晨丹

列车以其独有的晃动,
载着我
一个个肉身,飞奔在夜里,辽阔的平原上

天幕之下,后退着,出现又消失的
是故乡。稀稀落落的灯光

因演变而陌生的风物,
聚合起这尘世
见一次就少一次的人群

回眸间
只是乡音难改

在车窗的玻璃里,我看见
肉眼中,另一个自己

以一样的眉目,在生活,游走
隔着现实,距离倍增,无声的镜像

乡音难改,乡情难忘,故土难舍!这首短诗由点带面,由“我”到大家,形象地勾画出一幅亲情动态画像:飞奔的列车里,都是一张张聚散离合的面孔,一颗颗难以阻隔的回归之心。春节临近,愿这一首单纯的探亲诗给大家带来心灵的慰藉。

(点评 李洁夫)

两种美

□张须山

蓝天白云下
林立的高楼宽广的道路
是一种美
蓝天白云下
无垠的田野错落的村庄
是一种美

如果两种美
和谐得像一对夫妻
多好啊
如果两种美
是一种美
多好啊

不管是城市的高楼大厦,还是村庄田野,在同一片蓝天白云下,都是一种美!这首诗通过两种不同的情境(人、环境)的对比呈现,抒发出诗人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对美好人间的感慨和热爱。第二段是第一段的拓展和升华。实际上,这两种美就是一种美!诗歌的语言不同于我们日常比喻,把什么比作像什么,一般都是具象的。在这里,诗人写:美得像一对夫妻,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。夫妻究竟有多美?这是需要我们用心感受和感悟的。

(点评 孟文祎)



扫描二维码加“燕赵晚报”
公众号发送“培训”报名。

文学培训招生邮箱
715093303@qq.com